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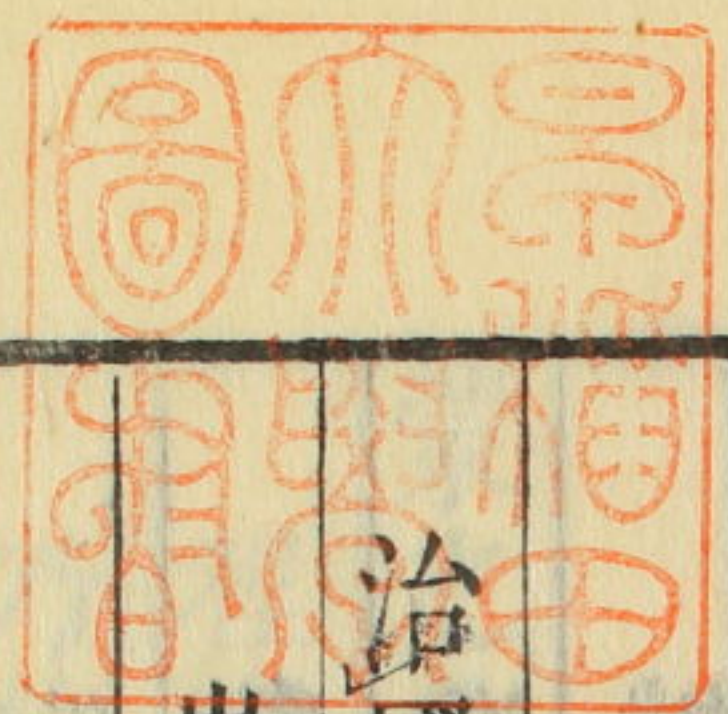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補

自七十一
至七十二

仁12
76
28



門 76 卷 28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一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明道學以成教上

周易乾九上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程頤曰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

真德秀曰乾天德也聖人之事也猶必學以成之

學之不可已者如是。九二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皆學之事也。

臣按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以其德業之盛也。學者未至于大人之地。欲希之者當何如。亦惟進德脩業而已矣。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德之進者。日以崇。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業之脩者。日以廣。夫然則九二大人之地。亦可以企而及之。

矣。然則用功之要何先。曰誠而已。忠信誠也。脩辭立其誠。誠卽忠信也。誠乎誠乎。其進德脩業之本乎。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頤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善也。

朱熹曰。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張栻曰。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稚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

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于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為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于此乎。

臣按學記云：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是以聖人施教，必于童蒙之時。是以商之三風十愆，先具訓于蒙士。周之正事彝酒，豫誥教于小子。穆王以聽言格命，告于幼子。童孫蓋與此養蒙同一意也。方人之幼也，欲念未熾，情竇未開，其本然之性，得于天者，猶純全不昧。故教之者易入，而其所受之教，亦堅久而不

忘。此養之所以貴于豫，而正不正則又莫若弗教之聽其自然而自有之也。然則所以養之以正者若何？朱熹感興詩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揆湯。庸言戒麤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頤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

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魏了翁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辯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于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

臣按程氏言人之蘊畜。由學而大。此蓋就卦象言之。以德言也。若以學言之。則人之為學。亦必由蘊畜而後大焉。為學者。苟顛顛于一藝一能。

則其學局而小矣。故于凡天地之大。古今之變。事物之理。聖賢言之懿。無一而不蘊畜于心。然後其學大焉。朱子曰。學者必自知識入。易曰。多識。大學曰。致知。此為學之先務也。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蔡沈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脩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

又曰。惟學遜也。謙抑也。志務也。專力也。時敏也。無時而敏也。厥脩乃來。蔡沈曰。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

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又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蔡沈曰。數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教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臣按。學之一言。前此未有言者。而傳說首以告高宗。說之言。雖以告當時之君。然萬世之下。學

者之所以為學。與其所以為教。上下可通用也。真氏既以全章載之。帝王為學之條。今摘此數語。以示後世之教學者云。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朱熹曰。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也。

臣按。真德秀謂。玩此二語。則成王用力于學者。可知矣。高宗成王。皆王者之學。然大學之道。自

天子至于庶人。一而已矣。高宗之學曰遜志曰時敏。成王之學曰就將曰緝熙。學者而不由此。未有能進者也。噫。高宗成王皆萬乘之君。且務學如此。學者可不知所勉乎。

論語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喜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朱熹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

矣。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王逢曰。學習兼大學小學而言。明善而復初。是大學明明德之事。朋來而以善及人。是新民之事。不知不愠而成君子。是止至善之事也。

臣按。天下之理。一善與惡而已矣。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其善。以復其本然之初。以為君子而不流于惡。以為小人。孔子教人。拳拳以君子小

人竝言而屢道之門人記其言以為論語開卷
即以君子託其始至其末也又以君子結其終
焉以見聖人之教無非欲人明其善以去其惡
存乎公以絕乎私篤乎義而不喻于利以為君
子所以然者欲其復其本然之善成其固有之
德也使斯世之人人人有君子之行而不流于
小人之歸則天下成比屋可封之俗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善事父母出則弟善事兄弟謹有常而信言
有實汎廣愛衆謂衆人而親近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謂
書六藝
之文

程頤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
先文非為己之學也

尹焞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
可以入德矣

朱熹曰洪氏謂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
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
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于私意非但失之于野而已

臣按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先儒謂此章雖言為
弟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賢為聖

亦不外是。凡聖人之言無不然者。豈但此章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已者。過則勿憚改。

程頤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

游酢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
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于改
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
以過勿憚改終焉。

張栻曰。重者嚴于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
乎中所以制其外。嚴于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

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于是而已矣。

臣按此章程頤謂自修之道當如是。而張栻謂
君子之學不越于是。則孔門之教學者其用功
親切之要有在于此。所當盡心者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朱熹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
不安。

張栻曰。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
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
之所以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

安矣。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

臣按：學而思，思而學，為學之道不外是矣。

子曰：溫尋釋也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朱熹曰：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臣按：學記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而此則

云：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可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則為師有餘也。若夫不足之云者，非但不可，且不足矣。不足者，有餘之對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告也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朱熹曰：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

張栻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

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于身之
弊。亦終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
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于高遠也。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子思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臣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于文。約之
以禮。孔門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
孔子之教。以為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

問思辨。而篤于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
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
獨以為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為
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
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太學格物致知。而后
誠意正心。子思得于曾子。孟子得于子思。一知
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
陸九淵者。乃注心于茫昧。而外此以為學。是果
聖人之學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

尹焞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

朱熹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

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于立志。志道則心存于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

不自知其入于聖賢之域矣。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程頤曰。憤。悱。誠意之見于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朱熹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于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頤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金履祥曰。文。行。忠。信。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也。文者。詩書六藝之文。所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蓋先教以知之也。知而後能行。知之固將以行之也。故進之于行。既知之。又能行之矣。然存心之未實。則知或務于誇博。而行或出于矯僞。安保其久而不變。故又進之以忠信。忠信皆實也。

分而言之。則忠發于心。而信周于外。程子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天下固有存心忠實而于事物未能盡循而無違者。故又以信終之。至于信則事事皆得其實。而用無不當矣。此夫子教人先後淺深之序。有四節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熹曰。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于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

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張栻曰。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四十五。于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于四十五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頤曰。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知于人也。朱熹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辯。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于所從矣。又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于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幣車羸馬。亦為人耳。學古箴曰。相告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辯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燁

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夸。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臣按所引論語孔子之言。凡其所言以示學者。皆所以為教也。學者本之以為學。教者本之以為教。聖賢同歸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也。極也。

朱熹曰。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

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于學，可不知所務哉。一說相須，其義始備。

臣按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今之士子，羣然居學校中，博奕飲酒，議論州縣長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飽食安閑，以度歲月，畢竟成何事哉。惟積日待時，以需次出身而已。其有向學者，亦多不務正學，而學為異端小術，中有一人焉，學正學矣。而又多一暴十寒，半途而廢，而功虧一簣者，亦或有之。學之不以道而不能致其極，皆所謂自暴自棄

之徒也。此最今日士子之病，宜痛禁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親當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

也。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

一于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臣按：儒者之學，不出乎大學一書。所謂三綱領，八條目也。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

節目之詳。凡夫所謂三綱五常六紀三統五禮六樂。盡天下義理。皆不出乎此道。凡夫所謂六經十九史諸子百家。盡天下經典。皆不出乎此書。儒者之道。至于是而止。無俟他求也。聖賢之所以教士子之所以學。帝王之所以治。撮凡舉要。皆在此矣。蓋學至于平天下。而天下平。學問之功。于是乎極。聖賢之能事。于是乎畢矣。此儒者之道。所以大而實。而異乎異端之小而虛。歟。或者乃求聖道于渺茫之外。而高談性命。與異端較其是非。烏知所謂大學之道哉。

以上論明道學以成教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一終

大學衍義補 卷之十一
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朱熹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于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大臨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

大學衍義補 卷之十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朱熹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呂大臨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臣按理之在人人人所同由者道也人人所同得者德也人人所同存者誠也得天下古今人

所同由者于己德也存天下古今人所同得者于誠也非知之則無所見非行之則無所得學者未至于生知安行之域此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教者因其資質之近而導以入之使各至其至焉則天下無棄才矣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朱熹曰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未至于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

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或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熹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在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覆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于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

饒魯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祛其學問之所疑。而自得于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真妄于毫釐疑似之間。則不至于差繆。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于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

許謙曰。博學是總說。聖賢每教人博學。夫子謂博

學于文。顏子謂博我以文。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蓋為學規模不廣。淺見謾聞。安能知道。問思以下。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如樊遲問仁。知既聞于師。又質於友。必達其意而後止。既問而得之。又思之。使自得于心。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疑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

臣按誠之道在乎擇善固執。所以擇善而固執之者。則在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焉。章

句謂此五者誠之之目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烏可不循序而兼致其功乎。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朱熹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又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又謂子思之意。蓋曰。人有弗學。學者學之。有弗問者。問之。學之。問之。弗得弗措。則為必要其成。朱子以學卒為句。且曰。弗為則已。則人有弗學。弗問者。與下文文。人。已百等語。文不相貫。其說亦有理。

軌按一本又作右

大學衍義補 卷之十一
五
呂大臨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于明。柔者可進于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于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于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臣按為學。最是變化氣質。為難。為學而能變已

之氣質。則其學成矣。施教而能變人之氣質。則其教成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朱熹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

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于此。學者宜盡心焉。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為學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于此。蓋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矣。彼陸九淵者。乃欲專以其一為學。烏有是理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朱熹曰。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

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張栻曰中者以德言才者以質言惟有德者爲能涵養性情而無過不及之患故謂之中而其倚於一偏者不能自正者則謂之不中天資美茂如忠厚剛毅明敏之類皆謂之才而其資稟之不美以陷于刻薄柔懦愚暗之流則謂之不才父兄之於子弟見其不中不才也則當思所以教之教之之道莫如養之養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霑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

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

臣按孟子此章言父兄之於子弟必當有以教養之然國家之于臣下師儒之於子弟亦莫不然苟不能養之而棄絕之則其間之相去其與父兄之於不中不才子弟何異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程頤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熹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

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上兼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于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臣按。蔡淵曰。或者但見孟子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為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說。所以卒流於異學。集註謂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

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以示異學之失。學者切宜玩味。竊考其所謂異學者。蓋指當時陸九淵也。至今學者猶有假之以惑世廢學。切宜痛絕。

孟子曰。羿善射者之教人射。必志猶期也於毅弓滿也。學謂射也者亦必志於毅。大匠工師也誨人。必以規矩法也。學者亦必以規矩法也。

朱熹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張栻曰。毅者。弩張向的處也。射者。期于中鵠也。然羿之教人。使志於毅。鵠在彼。而毅在此。心心存乎此。雖不中。不遠矣。學者。學為聖賢也。聖賢曷為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則益不遠。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學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牆可漸而入也。規矩所以為方圓。大匠誨人。使之用規矩而已。至于巧。則非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之于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洒掃應對。至于禮儀之三百。威儀之三千。猶木之有規矩也。亦循乎

此而已。至於形而上之之理，則在其人所得何如。形而上者，固不外乎洒掃應對之間也。舍是以求道，是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以不知。

臣按此章言施教受教之法。朱熹謂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張栻謂教人者與受教於人者，皆不可不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朱熹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

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焞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無非教也。

張栻曰：教人之道不一而足。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然就不屑教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聖賢之書若是者多矣。又有以其信之未篤，則不畱于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于曹交，以其行之未善。

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於孺悲。凡此亦皆為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蓋聖賢言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

臣按先儒謂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朱熹曰。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

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財。與材同。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材如孔子之於由賜。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之。人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陳亢夷之
未必能
其身

張栻日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言如時雨之造化萬物也。今夫物之萌者欲發。甲者欲拆。於是時也。而雨及之。則皆得以遂矣。蓋不先不後。當其可而適與之會。無待于彼之求也。君子之教。其察之精矣。於其告之得之者。如物之被時雨焉。其於欲達未達之間。所賴者深矣。龜山楊氏以為如告曾子以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蓋曾子未嘗問。而夫子呼以告之。當其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之。如顏閔仲弓之徒。其德之所存。雖存乎其人而成之者。聖人也。達材者。因其材而

達之。如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隨其天資所稟而達之。使盡其材。則教之功也。

臣按。此章聖賢施教之道。先儒謂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太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朱熹曰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
徇學者之不能也文因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
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
而不發矢然其所以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
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
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
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張栻曰公孫丑之意以為孟子之道高大學者有
難進之患欲少抑而就之庶其可以幾及而為之
孳孳也夫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也不可

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高之為中
也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大之為常也徇
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故孟子以太匠之繩
墨羿之穀率為譬夫繩墨而可改則非所以為繩
墨矣穀率而可變則非所以為穀率矣君子之教
入引而不發引之使向方而發則係於彼也躍如
者言其自得之如有所興起於中也蓋義理素存
乎其心向也陷溺而今焉興起耳道以中為至中
道而立其能者固從之其不能者亦莫如之何也
已亦猶太匠設繩墨羿為設穀率以示人其能與

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一謂挾貴挾賢也。

尹焞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朱熹曰。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張栻曰。受道者。以虛心爲本。虛則受。挾則私意先

橫於胸中。而可告語乎。故空空之鄙夫。聖人未嘗不竭兩端之教。而滕更在門。若在所禮而不答也。使滕更思其所以不答之故。于其所挾。致力以銷弭之。其庶幾乎。

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財四寸耳。

臣按。程頤謂學未至。而其言至者。循其言亦可。

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乃入。荀卿元不知此。臣竊謂此所謂賢人而言聖人之道也。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闕同卷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

司馬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于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眾說之不足學，易知矣。又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臣按：理有善有惡。人有君子有小人。為人而求為君子，而不為小人，非學不能也。學也者，所以明善而去惡也。善明而惡去，則不為小人而為君子矣。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是故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

程子看詳
學政本此

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
入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
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
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
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
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
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
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于
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

而天下治矣。

朱熹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剛柔固陰陽之
太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
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中也者。和
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
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己發無過不及者而言
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易其惡則剛柔皆善。
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
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
不及之偏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

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令名

朱熹曰三者隨其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胡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

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又曰聖人之道在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頤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函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于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豈止于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

朱熹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
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于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
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州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
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
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
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是一身接于萬
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
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
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

王少湖先生云此之謂大丈夫上文在今日宜增二句曰詞章不能奪

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
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程頤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
詞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
儒者之學不可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臣按程氏言今之學者有二謂詞章訓詁儒者
也臣竊以謂詞章訓詁皆儒學之事也詞章以
達意訓詁以解經儒者固不能外此以為學但
肆意乎枝葉之文而不根乎義理局志于言語
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則不可也

或問古之道如是之明後世之道如是不明其故何也程頤曰此無他知道者多即道明知道者少即道不明也知者多少亦由于乎教也

真德秀曰以魯國言之止及今之一大州然一時間所出太賢十餘人豈不是有教以致然也蓋是聖人既出故有許多賢者以後世天下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也

臣按程氏謂知道多少皆由于乎教則學校之設師儒之教誠不可無于天下也

又曰坎之六四納約自牖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

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非惟告于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材是也

臣按程頤謂納約自牖非惟告于其君如此為教者亦然蓋告教于人必就其所通以開其所蔽則易入也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忠信原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二十一
以為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淡。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于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以聖人為可至。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于此。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臣按射者必志于的不立的。則無以為準。而何以射哉。儒者之學亦然。故曰學以聖人為的。

朱熹白鹿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

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右接物之要。

臣按。朱氏此規。雖為學者而設。然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及其所以為學。與所以施教者。皆不外乎此也。所謂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凡為學者。皆以是而責諸已。施教者。皆以是而求諸人。人人皆然。則道明而行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

張栻曰。天下之物衆矣。紛紜膠轄。日更于前。可喜可

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勝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于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為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于講學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膠。吾于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皆為吾役者也。吾于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然所謂講學者。寧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太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

臣按張栻大意謂人所以統役萬物而不爲物
役者貴乎有講學之功也講學在乎致知本之
六經以發其蘊泛觀千載以極其變卽事卽物
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太宗以爲進德廣業之地
吁學而會夫太宗則學之全體具而大用周矣
黃幹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
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
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
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
之所爲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

之秀而最靈者焉于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
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
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
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
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
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
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
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
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

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于堯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其在武王受冊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

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顏子得于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于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于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脩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其詳略之不同者。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同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

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臣按道學之傳起自堯舜而備于孔子。至孟子沒中絕者千有餘年。有宋周子始復開其端。闡而明之者。二程緒而成之者。朱子也。朱門高弟弟子親得其真傳者。勉齋黃氏一人。其在朱門亦猶孔門之有曾子焉。其得之口傳心授者。最為親切。故其總叙聖賢道統所以傳授者。真而的。詳而明。有非諸儒所及者。至其篇末又撮其要指而明之。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

軌按弟恐當作第

知克己而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所以發明聖賢傳道之要指示學者入道之方無餘蘊矣臣謹劄六經諸子之言有及于道與學而可以成教於天下者備載于篇而終之以黃氏斯言蓋摘出前人傳授之實以為後人教學之準使之知所嚮方云。

以上論明道學以成教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七十二 終

六十八雜